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介州續稿卷一百七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與元馭閣老

齋疏人歸得尊兄手教骨肉之愛種種懇悉而至於獎  
廉直急材諳覈實用於上臣之誼宛然敬服敬服此間

即積潦之後驟得晴二麥差回十之三四而一晴遂至四十日中間雖有小雨未成霖霖麥租既以潦萎麥穗復用旱枯為天公者亦不仁哉南北米價有及二兩者熟地亦不能不一兩餓莩載塗流屍蔽水中戶以上目前尚可支吾閏六七八九月何以度日興言及此心膽寸折太湖寇勢頗猖獗聞欲發兵取之不知可成擒否自奉明旨嚴搶奪之刑申遏糴之禁物情稍定南都鄉士大小邇來無一敗羣者濟濟可敬弟欲求異材可以

寄緩急碩德可以寄表儀者似難其人楊震老令晨北  
首矣兄為何以尚鳴不平為艾穆推轂陽秋片語便足  
吐氣錢非致政方伯耶弟初頗疑李見羅乃有此事昨  
果聞滇中宦游者與之訟冤以為未至如直指所陳許  
京兆至欲為之辨疏具草一揭徧達政府亦自成議論  
一者見友道之不薄二者彼法門中殊有護法人

又

弟以閏六月十八日自莫愁湖歸忽得亡弟書一紙蓋

十四日午時絕筆也字雖不甚楷而道雅有法首云前  
已作死計不意復延百日餘事體一了當夫復何言此  
番種種惡證俱集力憊氣淺甚難支持恐在旦夕矣弟  
性敏而有膽決加以學力定力故遂能輕死破戀但不  
能受苦為仙師窺破今日方死手下此工夫寧耐不然  
躁與亂遂不能攝持矣惟日請印師輩誦佛千聲餘無  
事也六親既已無情即見吾兄猶如不見天下雖饑荒  
聖主能蠲賑事尚可為惟願廟堂勿固寵勿近小人勿

聽人言勿搜人過諸君子勿徧見勿立黨勿思報復則  
世界自平矣此外又有百餘言祇是寄囑留都故人語  
絕不及私結法無一筆誤弟尚謂可得三五日延別發  
騏兒信則遽以是夕逝矣嗚呼痛哉痛哉兒書謂神色  
雖萎損而氣度如常妻子有問者皆不答第云但看四  
月內遺囑而已街鼓動忽喚水洗足已據胡牀而坐左  
目瞑小時右目亦瞑問不昏散否猶點頭頃之脫然蛻  
矣有目來未見比丘道人能若此者在彼教中尚不謂

奇我法中自是磊落男子漢獨弟過惡叢累晚路小警  
尋復蹉跎致覲此變六十三年去死何幾而朝夕茹荼  
飲痛也且犬馬之齒踰亡弟者十矣私意非久當挂冠  
相守小時以一把骨付之今即死後亡弟矣亡弟死猶  
有兄兄死誰為之弟者曩時竊憂其不能過秋今渠亦  
自憂之故欲及其存日乞骸一歸訣而今竟何及也老  
兄生平視吾兩人真踰骨肉且此子年位名行約畧與  
次公鴈行展弟書必至痛哭流涕亡弟所云廟堂四語

不惟道兄不着亦似與諸老無干但將死之言毋論其  
善與否一采之可也若諸君子云云弟當覓何人道道  
之亦水投石而已四月遺囑必欲以志銘奉懇蓋以海  
內知己無兄似者計必不忍以例却弟於茲時方迷亂  
不復能具行狀當俟後期旬日以來昏昏惘惘形神不  
相屬或夢或醒或噓或泣中得絕句詩數之凡二十四  
首竟不知作何語今錄以奉吾兄并示辰玉欲令知吾  
痛而已萬壽在邇不敢輒露章移病九月間必欲伸此



念歸理塋事草狀請志併為刻其遺文辭慰藉孤嫠惟兄憐而放之勿視為秦越也寧但情所不能留四十二年塗抹至此而尚不知休不中為後生輩唾殺

又

旬間有戶科齎奏人去附報亡弟訃音并叙苦情一二計當達記室矣昨徐似野之壻吳生來得尊兄手書尚以亡弟嚮安為慰讀之轉更悲咽耳弟自十八日晚得信次日即苦脾疾強進藥餌久之乃愈愈數日復發今

尚在料理老淚漬目皆爛睛昏過午輒茫茫痼痼徧兩  
手股奇癢奇痛而為鄉里戚執諸太學及薦紳慰唁者  
所苦襁褓報謁歸而霑泣自念生平奉先君子諱奔太  
夫人喪併此為三雖號蹕小減却有一種單斃衰颯之  
氣總之生趣盡矣弟自思年來不能守師真之教雖作  
官人強耐應飲酒噉肉猶有可解者曰不甚累方寸獨  
文字一障覺負吾師不淺耳亡弟真是一佳士亦足稱  
能臣有識見有志力有膽決直為事事求勝人役此心

至構奇疾以死殺我身者名旨哉吾曹大抵無不愧見  
吾師者亦微覺吾師大漠然異日誰與充五陵弟子者  
如何如何兄書所云陳心穀中丞弟不識其面聞此公  
甚正而慤禁糴亦未可全非臺抨偶值上怒去之可  
惜

又

齋冊人回接到手教凡二紙皆極國事家事身事之詳  
字字肺腑但尚以亡弟之向安為慰何南羽之未易北

達如此誦及使人長慟不自禁七月念六日敝僚之長  
陰司馬尚與弟同閱監生卷出榜覺有病色勸且出部  
靜養小時至廿九日已刻痰忽上湧喘急醫不及呼藥  
不及進即時絕矣如來所謂命在剎那間豈誑語哉此  
公雖僅小於弟一歲然容色壯麗髮髮利齒政如四十  
許人弟老態種種畢露安敢望久存於世也歸思鬱渟  
不可言念未過萬壽節且部中乏人方當署篆不敢遽  
請然出則駭故人奄忽之不再歸則痛亡弟冥駕之莫

追且以四十二年科第遲暮龍鍾跬步牛後所謂不自  
了斷斷如張君者當亦了之耳潞邸之國羣議遂謂冊  
立之事決在明春言路便欲借以了前件不知上意縱  
有之不欲令出臣下大抵喜事者多知事者少只難為  
把舵者邸報第四皇子薨逝詔從簡節足占儉德今又  
有一種妄談謂壽宮利長不利少恐起釁端又謂鄭畹  
嘗訴人失聖上萬福裨木甫童何緣有利不利齊東之  
語此焉足搖撼哉方署事而北兵咨到除留黃馬快船

已入灣者外尚要三百隻限在凍前不無促迫計亦不至誤也故鄉得雨今歲似可望收而民困已甚私索如洗新賦或可支吾舊逋恐難議償也周元孚尚未到任此間欲仗為益友當調其英銳使就老成但弟非能久待者三進士似可收矣春時李武定以書幣相聞甚輸寫而尚未能答之如兄所云便使元孚有虞芮之愧王中丞天真爛然久自可敬大鴻臚明年七十矣光祿次之何惜靳一歸老之秩成其恬澹耶陸司寇時時欲折

臺臣角一段直氣英氣弟甚畏服之南中所見無非君  
子或神采少不勝北然此地亦何煩神采司馬精密周  
慎忠厚老成失此國器可惜弟欲為之請卹而無其例  
俟其子到後圖之兄言董其昌春間曾一再接見匆匆  
未能叩其詳聞此子綜博尤精內典而文義深至與辰  
玉作戰場未知誰勝負也

又

吳給事之役歸拜手教滿紙大為亡弟伸骨肉之戚而

曲為弟慰解以紓其肝腑之痛而挽其垂盡之命真情  
語故自迥異弟非不知感知悟勉強裁割但情發去來  
寘之實不畢耳欲草一祭章而不能下筆何況行實須  
歸後大慟三兩番方有條理前得兵部咨潞王之國需  
馬快船三百勒於河凍前抵灣以事體重大緊急即將  
見修明年貢船迸完重九前一日開舫遙發矣但本部  
止有船六百而前發進貢者已二百四十其見存者僅  
六十耳而工部復有咨行令蘇松杭三府採辦枯松干



株俱責取部船裝載期在二月間蓋前發之船未還見存之船無幾而太廟薦鮮又不容緩矣萬不得已欲將前項松株委解於浙直撫臣蓋採彼之材因彼之力於事勢稍便計尊兄與二老在政必不至抵牾也條陳十事多瑣屑無關治體然皆卑卑可施行者惟傅賴公馮宋公追封謚蔭一條見之不以為迂闊無益則以為久遠難明雖老兄意亦當爾但弟則謂此國家最大最缺之事所以救高帝之薄而二百年快慙之在人心者實

不可已也至於孔廟之復全盛典與十哲之斥宰予冉  
求兩廡之進范仲淹弟此念蓄之已久老死之日豈敢  
復留臆喑間即諸公不遽行作異時公論張本何如李  
本寧有一書極感兄維持其弟事本寧之待弟可謂觀  
過知仁此兄年來甚老成吳明卿屠長卿已矣汪伯玉  
復不振老兄幸曲培此碩果以示右文之意何如騏兒  
附張大行舟北上此番似能少克偏性兄痛筆策之渠  
不至作前時冥然悍然也壽宮扈從勞當備常弟自得

逝者信即病雖強起應酬殊覺狼狽撒棘之後與三兒  
慰解遂大能飲噉體氣殊王得非悔星且盡乎一笑

又

七日前傳辰玉領解信深為國家得一真才慶若老兄  
盛德之報與高門故物不足異也知當過自挹損然太  
夫人與老嫂之喜慰可想第二人之張與第三人之董  
皆名士翹楚又出一會大奇弟前妄謂董必不能敵辰  
玉兄似輸一籌也昨始接兄八月二日教乃刑部齋奏

人歸所致者濡遲可恠兄極言陳中丞之賢然橫為僉  
壬所排一歸便須三四載只如許府丞為友辨揭固不  
甚雅然其人實有才在應天政事殊卓犖此御史者不  
為不迎合也見邸報覺得上意似有所動以左班官相  
率為迴護兄與二老不在急切挽回而在從容開曉然  
大臣與臺諫亦思有所以自樹立者奈何納招款於左  
右也兄前所云云弟求其人而不得今乃得之耶異哉  
異哉王中丞真佳久始悉之兄胸中水鏡自別亦要防

其沾入而直者及此詭不在彼黨者未必皆洞達底裏者也弟前疏只是聞見中小條目孔廟一疏若迂若滯然自謂生平定論不知兄能首肯否張肖甫變亦在閏六月黃楊之厄一至此哉

又

五日前得老兄報書及辰玉見寄試卷讀之大叫絕倒得未曾有聞張董卷亦已梓行但尚未見鄭生者何人乃亦在會耶兄言歡喜障業已知之何待弟贅若弟則

僅有煩惱障而已入冬差健飯髀肉亦小長而月來脾  
泄間發一行即止而忽有廉將軍之累者一以故迫欲  
歸尤不任北耳今已杜門待命不當復與外事弟念舊  
僚長陰司馬之勤慎穩愜清修詳雅目中所希歷官三  
十三年無公私小撙且係在任病故恐蜀中撫按不便  
題故與代者吳司馬議䟽請而弟為之草不知易名之  
典可不恡否肖甫大司馬事體何似弟竊謂此兄功業  
與其鄉人余肅敏公相伯仲有兄深知不至竟恣恣也

弟用兒曹見以一封事塞白而後成歸然疏節闊目發  
不中竅且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廟廊之上得無咲其言  
以為黔之驢乎即驢非驢馬亦非馬矣今畫則了筆硯  
債夕飲數杯就枕輒夢返故鄉與先父母周旋恐亦非  
長久物得早歸附於白香山賀四明之末足矣言官疏  
多留中似非盛世事當康陵世瑾寧彬乃有此厭匿伎  
倆某給事一譴不知何緣人人快心然弟尚竊為政體  
惜也俞守雅量能積陰德第如法紀何所傳有司頗與

袁抑之不甚異兄亦謂此老無分寸也喻君已明無所  
復置喙晉陵之謗漸白而才實可李使君吳中福星也  
韓守吾州福星也

闕

之行外議殊洵洵雖不能如

兄所示之確要自大失故步弟尚疑之此君一介不取  
且無子求歸其情甚真且久何以狼狽乃爾得非中貴  
人心恨之故顛倒破壞其名耶若

闕

之徒不能忘情

于江左而南冠君子大有為之內應者天若祚朱必無  
此事言之自君實而君實竟不免可畏哉天久當更定



也周恭先者幾就緒而母不待矣雷轟薦福信然哉

又

前者接老兄十月初七日書更後踰旬而九月念七日之書始到蓋差官在彼候覆本至十月垂盡而始發故也貢船求小緩與松枝付之本地此皆賴老兄之力得寬弟入部時船政久已畢但見疲卒得蘇歲省萬計彼哢哢者寧足顧哉孔廟一䟽弟故知廟廊之不易行但留此議論以俟異時若出諫官之口恐宗伯不便東高

閣也他所條陳皆瑣屑不足道若傳馮之事以為迂闊則嘉靖中興滅繼絕四侯一伯何以不名迂濶也今之賢者所見惟目前誠不願老兄之明睿而亦為此見也賢叔父於月朔遂不起一歲間吾州遂失三善人真可嗟嘆老兄上奉明主下奉慈闈萬母以此無益之悲嬌亂靈府但渠身後少老成知事者而兄家老幹前又物故不可不一整頓約束汪司馬出固佳不出亦佳惟時人薦剡使文社生色少傳之厚冢宰之裁各行其是

可也

又

弟上疏乞骸當於亡弟初報訃之時而以部闕署人蹉跎至十月則已晚矣肌體雖漸腴而脾氣尚滑酢酢小寬筆硯轉迫骨肉乖離知己凋謝故欲乘老兄之在柄懇請骸骨歸哭亡者作杜門計私冀萬一得復承師真聲咳不終墮落而微誠不亮更厯溫旨賜留欲遂堅鑿坏再尋前請恐拂老兄及元老宰公至心若便出視事

却更成一段虛套付少年唇吻非關觸藩實乃維谷如  
何如何獻歲以後當再圖之茲時却煩老兄不淺嚮者  
狂談孔廟事體逆諗其難行有老兄一人鑒賞足矣弟  
以考察古人見笑則不敢心服試與兄屈指自孔孟以  
及宋氏諸儒誰不考察古人者嘉靖中兩廡大有進斥  
豈其時人獨明曉而至弟獨迂濶耶張肖甫司馬實有  
膽局樹南北勲頗偉但於情字不能裁洗濶畧小節耳  
若以簠簋之微飾而苛奪其易名之典則楊文襄王襄

敏王恭襄又何如也楊震涯已蒞任第牢落中之一慰也王鴻臚明年七十正月擬乞休必無缺可處以沈三洲淮例優進以全其雅尚如何沈銀臺進士淹滯可憫何以尚尤錚錚者何以許而不與老兄幸念之騏兒極感周恤厚愛得時賜循循之誘不落魔境於弟心足矣功名事大而渠父福薄不敢他有所望也弟恒勉之以人品必稱吾兄時義必規辰玉莫更沓拖如父拮据如叔也部咨尚未到未敢出視事於元老亦未敢輕瀆乞

一叱賤名不備

又

廿九日部咨到奉旨有屢薦起用字面留省丞卽所不易得此皆尊兄與元老優假至意而部覆語亦以兄故相慰借殊至但非過時衰劣之人所敢當耳歸日境界亦大荼苦弟留此絕無意味業識茫茫前路無據奈何月朔只得強出了升散而已向者條陳以在南無故牘可考又不敢一切諷詢以故多所牴牾仗尊兄裁鑒大

半允行邇新宗伯忽有一書極言孔廟之疏當行而有沮之者其辭頗情懇不知的出真意否更曹言賴宋二公錄蔭為無有承當之人恐生冒濫是也若贈官易名有何妨礙且嘉靖初賴公已特奏專祠滇中論已定矣大抵前事實係面上眉言之者故自迂濶竊謂當今之世似不可廢面上眉毛亦不可盡亡迂濶也

又

昨有一啓在辰玉書中托馮咸甫寄去想徹覽矣日來

見邸報聖主威斷非凡縉紳至貴倨也棄之若脫蜩閭  
黨一論死一永戍爪牙剪矣顧尚留此禍本於肘腋令  
其茹怨蓄忿乘間而潰且中外之人亡問識不識輕有  
所窺測謂上意偏重若此貂璫之勢尚何所底極耶竊  
以法司必當再請臺綱必當邀九卿論劾言路必當合  
奏而導兄與二三大老必當力持勿使九仞之功虧於  
一旦也南中雖有言恐無益於事兄曾言李寧遠事弟  
頗留心此公實良將也訥訥不出口有李將軍風長子



利口不甚見實效若次子之驍雄諸偏裨少及之者緩  
急不可失也御史大夫一疏於三吳造福不淺然非兄  
在政誰能必行三冬亢旱近始得雪吾鄉當亦有之明  
春二麥可以望熟若此闊決去區區老眼尚可拭滌以  
觀太平昨覩太宰感事一疏嚴旨誚責恐難展布如何  
如何周撫臺為民之心殊切裁省似有次第惟聞北運  
貼數過減人情稍不安耳水利不辭胼胝而頗詠於懸  
想是過嚴所致物情士論俱屬李養愚不知與韓守可

登卓異否刑部劉主事被叅無不稱其冤者明春大計  
吏當有一番登進南中所見何以尚似不可不優處朱  
廷益倪凍周弘禴王學曾皆表表者周於意氣中間老  
練適諸壽賢赴任見過與之談識見大進非復吳下蒙  
也歲晏蕭條生趣適盡無可復道不一

又

昨有一書附齋疏官役去當時雖見臺瑣連擊此關不  
容口法司罪狀既明叅語亦厲而聖意終是愛戀未見

果決以故急欲法司之再執九卿之公劾言路之合奏而老兄與二三大老之力持尚慮其激成正德故事今諫臣逮究雷霆巨測此閹僅准調理雨露已滋如此而望禍本之遂芟內勢之不振得乎諫臣語誠狂戇觸諱然草茅新進人何知有張馮而文致之法也前者此閹之罪狀發之雖自首璫而老兄一段作用自妙其苦心有未易言者何物侍御敢爾妄語波及雖然却有別機括雖不能使此閹不怨而能使上心不疑將來尚可以

扶維正論杜遏奸萌第遠方之人不能推見至隱未免  
傳影逐響間成低昂耳聖諭念及老兄家邨不啻骨肉  
亦何忍僅以形跡報之吳司馬欲約九卿有所攻救為  
沮者而止然亦覺得未妥蓋南中所聞往往過時只了  
得自己體面而已弟歸思暫息為此徒鬱渟新歲終當  
一懇疏却仗兄維持首丘也仙師比有消息否即歸終  
墮落耳閨頭阨肉體至今若生不知朱青霞去時何如

又

二十日晚因見朝事紛紜偶有郵便附一啟豚兒所令轉上次日迫暝始得李沂給事廷杖為民之報而於此閤無所不處於旨無所不溫令人扼腕氣寒五更時吳司馬遣人趣具疏稿燒燭倉皇為之司馬稍改硃語及一二緊重字面疏將發而小九卿及三法司各有疏草矣聞翰林習先生前已有疏去留都具臣疎逖閒散豈能上動天聽亦只了得自己體面而已初謂馬侍御疏祇為三老解疑地耳既讀疏辭乃覺其不盡然也此事

原係吾兄妙用然秘不傳今馬疏一出而天下之哶哶  
竊議者焉能人喻戶曉惟願吾兄不潔其身名以圖善  
後若兄足一動此閹復出天下大事去矣初傳戶部疏  
有三分折一之說物情欣欣謂米價可稍平今讀全文  
乃知全徵在官留三分之一至米貴時方糶仍責價七  
錢而於各項板席之類俱無所免豈惟朝四暮三併廢  
陽予陰奪何此司農之殘忍拮据一至是也桑弘羊劉  
晏雖能富國尚不免於身此君之無後必矣弟計惟有

一歸歸亦無開眉日差勝作厚面皮官人耳餘不敢及

又

半月間凡三致書吾兄雖知其煩瀆觸目激衷有不容  
自己者初傳李給事受杖之頃三老欲面奏平臺而為  
首璫所阻兄與歛相痛哭正言歸即求去既得邸報讀  
之老兄露章自劾且極論重處言官之失忠誠惻怛字  
字藥石語語肺腑若溫綸慰留固優待輔臣之體於  
聖心必有感悟者自此優假諫臣決去閹毒日月之蝕

光景旋圓亦何損之有復聞彼給事不至大故洵洵稍  
定然中外隱憂謂此閹尚在肘腋恐其復幸釀成直瑾  
之禍兄能保得不至是否上之所以待兄不啻骨肉而  
兄之所以報上必竭股肱若幾之一字在弟則可在兄  
則不可也聖諭內有亡女事弟謂叔字訛耳既覩疏辭  
知必長閨淑使者問之果然矣兄為國忘家於此際只  
得痛割若太夫人及老嫂悲苦當何如仲冬一月間先  
奪賢叔父又奪令女約畧弟之邁際亦同但弟衰骨竄



斃尤所不堪耳騏兒曾以近作就正否雲間士論極惜  
喻守不知銓曹何以處之若松常有缺倪凍為佳弟非  
私此人也趙司成極服大疏以為二百年閣臣所無此  
文生平眼中創見渠雖上請告疏而意氣甚平知廟廊  
之不薄之也王鴻臚七十矣不敢引年而以病請不知  
可一處否董龍山物故矣世界本自缺陷盛滿之極令  
人爽然元夕前後兩豚欲來相看留之此間俟弟小疏  
得請同歸可也卦數已周元精日耗一及仙師之偈若

負毛刺沈休文年近七十久處端揆方虞骸骨而乞歸  
老之秩第官雖微必不至是也使者便聊附訊伏惟鑒  
亮

又

安慶賊皆饑民中間驍捷者不過十八人總之不能三  
百人前者醉指揮乘生馬為砲所驚闌入賊壘被殺餘  
卒亦有死者彼不能乘勝破無城之邑掠庫藏放囚募  
徒而守一窮山之寨今官兵四集無慮七千塞其走路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七十八

旦夕當成擒耳近牧所軍支天策衛倉糧此倉低窪為積水所漬下多黝黑而攢典軍斗又以沙土揷和軍猶見其揷和狀欲趣發之而為巡欄隸卒所驅因而閱閑郎驚却走司農已治其為弊者敝部隨捕其首倡者六人用軍法懲之矣恐流言傳播廟堂洵洵敢預聞之場事已近辰王兄故當蒐莪若衰門退鷁豈敢過有希覲弟毋論官興索莫即望故鄉亦怯歸惟皈依一念尚不敢遽自棄耳卦數已周生趣適盡如何如何齋疏人去

附此不一不一

又

昨啟事中偶及支糧喧競一條附汙清聽不謂司農丞  
郎懼誚日私於吳給事黃御史匿彼本情顯罪喧者緣  
天策衛倉素低窪受水米脚二尺皆黥腐不堪倉攢軍  
斗慙於包賠故恣情撓和沙土於昨冬闕給牧馬所軍  
已不勝其苦矣今春復當給散軍情惶惶方擬求改別  
倉不得而於臨支之際親見攢斗輩於壁上撒去磚

瓦而下水及沙土羣欲搜抉其弊而巡欄僮隸以竹篦馬鞭捶之使下衆情不分因而喧噪拾瓦礫土塊飛擊主事驚走然非敢有所犯也巡欄僮隸非有所傷也司農虞變以別倉給之歸火伍矣此所卒獨多約七千餘人僚長吳司馬攝其衆僅捕五人箠之亦僅三十弟竊以過寬不足懲創然何至若言路新進之張皇搖撼也廟廊當自鎮靜不假弟言建儲諸疏何悉留中人情未測聖意所在良為洶洶弟乞骸之情真且久矣若坐待

一轉當為鵷雛所笑必考績而後去修途酷暑襁褓奔走又似為子孫作馬牛也餘不悉

又

近接二書甚得尊兄為國去姦妙用不憚挫名以伸志弟固已預窺之矣第此姦雖謝肘腋尚在窺伺而內有與援不無可虞所喜者司禮秉筆遞進而同事諸璫多厭畏之恐未便復振也建立疏太雜太速弟之所見竊與兄同彼姦所云云亦自一種議論但以小人迎合之

心而傳會親藩嫡庶之典則可恨耳今上有聖母下有  
三公九卿上重名義嚴祖訓不至有他但皇予茂齡講  
讀又似不可緩如何如何高郎科場一疏似因物情但  
老兄之高名大節豈他宰相可擬而辰王之宏才博學  
又豈他胄可望渠亦波及之愧於鼎璫之耳矣然猶不  
至盡廢公論而兄之辨疏似過激烈於相度不免小有  
妨自今以後願兄勿留滯胄次諸有指摘高生及稱唆  
使者皆置勿聽斯佳耳弟之乞歸非有他意因見邇來

乞休請告者多不見允間思兩義俱墮之訓寸衷若刺  
若更賜留不免俟至六月與兄一面即歸卧矣兒子衰  
遲豈敢附辰玉青雲之尾且在弟不免蛇足為老子頭  
皮計亦寧俟此耶

又

前有宗人大理便附一啓蓋時因見邸報中禮曹郎齟  
齬場屋事刺促不能安故有所陳欲老兄置之若無彼  
既不敢妄相汙蔑亦何容與之嘵嘵甚口哉昨見覆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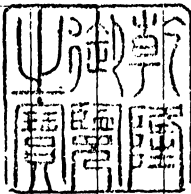


之役竣而一比部復有所指斥致觸天怒逮問兄與元老復有辨尋得其疏讀之則其辭逾直逾峻而大意却以兄之前疏過激有以致之耳兄與元老必當救之前杖李給事上當任其過今若究及主使重有行遣過不在上矣賢郎不入場深可惜壬辰故不妨作榜首暫屈一時亦何害小兒不寄文來而以游辭相枝梧知其必無望也安慶賊本不多而頗有驍黠者官軍以烏合不練之衆而挑之始則安慶輕敵死一指揮一千戶既而

黃州復輕敵傷一故守備執去一州倖又既而安慶之  
故將黃甲軍亦見劫凡三敗矣一故叅將往撫之為所  
留三鎮之撫臣號令不齊將庸兵弱釀成賊勢如更不  
已勢必調楚順靖一宣慰浙江一營兵就近如吳司馬  
者暫出督之庶可蕩平雖然至此則所損不淺淺矣吳  
司馬所條請弟不敢與贊襄亦不敢有所沮蓋司馬初  
至見三營之卒弱而驕不可使又以損軍之令重卒有  
不虞不可使之出敵故為挑選軍舍餘丁得五百餘人

別成一軍教練精熟尋常可以彈壓驕卒遇警可當衝鋒跳盪弟所慮者恐廟廊之議以為有軍不用而別起軍外之軍增餉外之餉或有齟齬至於旗牌之請蓋緣欲借以稍讐驕悍之氣為緩急調遣之謀耳不知輦轂之下可給旗牌否今叅贊之責雖重而號令不能出一城鞭朴不易施一校宜司馬之有請也惟二三大老裁之弟小疏得見允便是萬幸不遷官不沾恩亦省福之大助也歸後萬一獲沾仙師聲教賢於八座多矣惟吾

兄憫之右拇指瘡劇不能握管授簡侍史亮之亮之



弇州續稿卷一百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七十九  
八十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王永榮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七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與元馭閣老

日觀邸報老兄五疏堅卧不出而溫旨慰留益篤上之  
於兄誼兼師友恩則父子豈宜以不根之語而遽恣然

於所天此間物情無不欽辰玉之才而惜其沮至於兄  
前䟽未免以為過激古之一个臣休休有容殆不如此  
願老兄一意為國為民慎勿以往事介懷勿以彼黨挂  
口在兄出之無心而左右前後寧無有乘間而修其郄  
者求悅而進其端者即二三諫臣紕駁殊不為公論所  
許察之察之弟不為兄言誰為言者騏兒潦倒場屋得  
竊一第脫老頭巾誠為大幸所慮者向衰之門祚薄福  
之餘齡邁此更成蛇足耳此兒年來粗知好惡路頭或



不至大差第嬾散任真矯枉過正未便恰好唯老兄時  
時提命之俾以無競之心居不爭之地慎其行定其衷  
將來無辱門牆足矣董子遂復翹然深服兄神鑒不知  
渠天人策云何是玉堂佳人物也小疏已下而不見覆  
歸夢時時故園若此請得果便是蛇不添足也安慶賊  
首悉已就擒人心就定真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吳司馬  
才望為東南倚重遽欲高枕疾不至甚而脾弱可虞弟  
但勸其精近醫藥此身尚堪報國也耿楚侗歸思亦真

弟既求去豈敢勸留老成可惜耳王繼山所處亦是佳  
事何以尚老矣渠不過欲易一腰章作難如此可歎可  
歎閔希言者七月以前果患脾泄銷瘦尋復壯腴往來  
瀟灑十月念三日忽過孔千戶索湯三浴坐倚壁而脫  
七日顏色不變至今猶僵坐龕中非所謂異人耶獨於  
三月內促弟記甚急此不可曉耳瘡未全愈作此書不  
能悉

又

差官回連得尊兄兩次手書具悉邇來諸人意態此事  
既往願勿留之胷中兄所云但開罵人口不生害人心  
此是實際語害人心兄所素無罵人口亦小省之何如  
弟乞骸之疏又不蒙賜允教云元老決不肯放寧族弟  
不放兄已矣弟雖不肯居觸藩之羝而不免為在檻之  
猿考滿期逼不能復請計以畏熱取陸道以早暮行六  
月下旬可抵郭門之外入朝後從二相乞先人碑傳拜  
尊兄懇亡弟志銘而後陳情請老亦一便也兒子未知

甲數名次將來仗大庇苟免州邑之苦足矣州邑本是  
男子當作之官而此兒嬾嫚支持不過吾夫子所以不  
許子羔也武選郎王一言丁憂妄意主事周弘禴可徑  
補渠以言事謫外跨五六年矣乃聞復有疏極論諸章  
奏留中之不宜第未覩其辭恐過於切直未免又勞二  
老一番調護奈何吳司馬病不至甚而微有可虞然眼  
前終是老成明練人聞尚欲上第二疏第但勸之近醫  
不勸之歸老也

又

彌月不奉清誨此間亦無北便而前者散僚長吳司馬  
所上條陳䟽亦不見下部蓋途中有潞藩之阻幾成隔  
絕司馬發䟽之日而偶感微症以故再上乞骸䟽一月  
以來日進粥僅兩甌今則不能一甌甚或兩三口多便  
嘔噦肌肉尪瘦氣息惛惛恐遂成隔塞渠欲再發䟽即  
行弟力止之且呼醫調理但恐後䟽不能待耳耿大夫  
雖起而舌尚微結膚色亦欠潤此間方少司徒張少司

空年雖已過而耳聰目明步履輕健啜肉飯不異少年  
方尤敏練於疏中所陳一字不合夫病者不得請而不  
病者橫見厭君門萬里斯言非誣弟季夏二日滿三載  
矣又二日即北發以畏暑從陸取便朝夕然不能免驅  
馳之苦得見老兄一伸肺腑及露齒髮於元老太宰見  
之即倣王父故事乞休苟免後生描畫足矣若使結選  
即以求遷媚言官以求容必不能也周武選弘禴惓惓  
以猶子為言聞果楚材也武選所上疏甚正第恐前後

俱觸中官諱托以出位妄言之耳若爾必費兄調停但不忍事却於路頭甚正其不肯兄表裏如一也世路下矣山神伎倆有盡老僧不見不聞無盡請以是言進

又

前者材官回得老兄一書甚詳科場事而畧於他雖外議狺狺吠聲尚未能盡明主司與諸生之寃而弟心則已皦然矣唯末尾所謂方今之憂在內不在外在君德不在吏治弟寧受彌天謗不欲一日默默以自全也又

云出處之計兄到五月中自見當時倉卒以為漫然而適會有急足去乃倉皇為吳司馬達病篤乞休至情又不免為弟考滿事體請質書發之夕於楊太宰陸司冠處始得其詳故於楮尾畧及之陸司冠要耿大夫極劾舊姦而及其搖動皇儲事旋聞此姦尚未入臺省寂然用是中止弟竊與太宰計以為上累月不視朝一切章奏稍關政要者俱留中即此姦不入聖德聖躬又寧無可流涕太息者哉楊公大然之托弟具草而趙少宰意



甚合九卿之奏已署而陸耿更相搖撼楊不能無小動  
故疏發而質之吾兄及元老以為行止第竊謂我曹此  
舉縱不達機亦不倍理今大小九卿合上萬一聖心有  
毫髮之悟二三大老寬為納約改玉改趨固大幸也即  
觸領下而有加於首事之人弟必其實自陳附義同日  
必不獨留食留京腐粟故鄉蝸涎之殼尚足自濡亦豈  
不為幸哉吳司馬不去勢未能出弟尚不成行未知何  
日可握手一談衷曲兒子似欲覓一小差不知可許否

餘不具

又

彌月不奉清誨此間亦無北便而前者敝僚長吳司馬  
所上條陳䟽亦不見下部蓋途中有潞藩之阻幾成隔  
絕司馬發䟽之日而偶感微症以故再上乞骸䟽一月  
以來日進粥僅兩甌今則不能一甌甚或兩三口多便  
嘔噦肌肉尫瘦氣息惛惛恐遂成隔塞渠欲再發䟽即  
行弟力止之且呼醫調理但恐後䟽不能待耳耿大夫

雖起而舌尚微結膚色亦欠潤此間方少司徒張少司空年雖已過而耳聰目明步履輕健啖肉飯不異少年方尤敏練于疏中所陳一字不合夫病者不得請而不病者橫見厭君門萬里斯言非誣弟季夏二日滿三載矣又二日即北發以畏暑從陸取便朝夕然不能免驅馳之苦得見老兄一伸肺腑及露齒髮于元老太宰見之即倣王父故事乞休苟免後生描畫足矣若使結選郎以求遷媚言官以求容必不能也辰玉兄此三載當

遂通天地人為大儒一第何足溷騏兒僅得兩信信不  
過三十餘字其嬾散可知於簿牒恐不勝耳此外絕不  
敢有他望周武選弘禰惓惓以猶子為言聞果楚才也  
武選所上疏甚正第恐前後俱觸中官諱托以出位妄  
言中之耳若爾必費兄調停此子但不忍事却于路頭  
甚正其不背兄表裏如一也世路下矣山神伎倆有盡  
老僧不見不聞無盡請以是言進弟却有一心事請教  
嘉靖三十三年後先人以式遏功蔭原衛所副千戶以

遼左功蔭一子送監讀書不幸遭禍變時兵部原咨為  
舍妹夫張生收得後以見還弟必不敢以子孫當此念  
亡弟未登三品而士駟係渠嫡長今先人荷國大恩及  
兄提雪得祭葬贈官會作禮部行兵部查功以蔭子送  
監為報今欲借此蔭與士駟而兵部前咨禮部後疏皆  
灼然有據求老兄從容問司封部若可行當於復職之  
後別上一疏陳乞如其不可亦不敢強聒也

又

五月念八日得尊兄手教前是復得一札於時事更詳  
弟曩者附啟蓋專為考滿事例微有齟齬耳兄教絕不  
及之乃吏部回咨絕不見許而且示美辭又騏兒信中  
頗傳太宰與兄計欲一處而兄教又絕不及之弟以六  
月四日發金陵十二日抵淮而秋卿之報者至矣乃知  
兄不居恩不露幾真古大臣之盛節與仁人之用心兄  
家魏公沂公不是過也弟科甲雖偶深而資薄則尚淺  
加以謠詠之餘當此壅滯之際而一旦超同列而陪八

坐靜而思之寧不恣然頰赤汗下耶聞既有新命身可  
以不至京又獲以其間歸哭亡弟焚黃先人之壟於私  
計可謂便矣念遂欲稱疾乞骸似非人臣之節為神理  
所忌且大讞在九月中旬只得暫履新任一過殘歲當  
疊上陳情之章賴兄而後可以首丘也昨覩聖諭甚溫  
平藹然有悔闕政之意得非以諸老前揭耶將後別

有揭耶南中之疏慙而不至觸鱗主上可稱豁達大度  
矣弟在南都蒿目亢旱祠禱莫應滂池皆井處處枯竭

苗不及種種者不一與花豈盡復萼死聞吾鄉土方數  
千里更甚僅有二麥可以支持目前而卒歲之食常額  
之賦將來何所取辦戊子春尚有宿儲於巨室者今則  
空矣計太倉尚可支數年必須盡蠲兌運之米或蠲其  
半而以其半減價改折庶幾周餘之黎尚有子遺而潢  
池之警差可少弭不然天下事未知所稅駕也誠知二  
三大老調劑甚難言者主上未必信左右未必喜司農  
未必擔當然宗社之安危萬姓之生死實係于此若太



平宰相誰不樂為之吾地一時幸為循吏所聚若李兵使李代巡韓大夫熊嘉定尤其矯矯者李真古人也韓之才可以弘濟石守初到即能盡革書房宿猾衆口稱快周中丞之小拂物情在初至耳其後殊自佳且精心為民誠勤露禱為人所稱南牀過刻遽爾曉曉將來何以使任事之臣耶吳司馬誠佳人再上䟽而即有起色甫命下而食寢甚甘微氣若耳信乎出處有定數弟為國惜此老成耳

又

前有小啟附工部齋奏人去方瘡在腕指不能執筆托  
之侍兒歎甚歎甚前晚本部官役回得三月十四日書  
今晨復有官役回得念九日書相距半月而尚以科場  
事芥蕪及讀辰玉兄書亦然蓋辰玉之才與老兄之無  
意天下之人能信之而主試與諸生之冤尚未盡白老  
兄之力救饒伸尚未盡著宜乎賢橋梓之方寸五嶽也  
今曠然若發勝矣弟滿期在六月二日擬以陸路避熱

緩行避勞七月初可抵都下一領大誨然後謀歸適見吏部十三年題准事例一應大小改調官員以調任之日為始不准通考似難成行但弟調任應天原無到任支俸再起應天陞刑侍亦無到任支俸後起兵部則以特薦所赴之任非調用之任也所食之俸非調官之俸也與前例本不相同然物情叵測事變難期萬一至都門而見却則有覩面目何以見人以故先具咨于吏部俟其報言以為行止即不許惟有一歸而已方張甚健

而過言其老司徒小遲而即咎其曠雖廟堂相明終鮮  
生氣第四十三年科第十六年中承化一老觸藩之羝  
然必不敢作趣水之陽鱈以負兄吳司馬近小能進粥  
日得二盞然亦多嘔逆氣息惛然渠歸思甚迫實病勢  
使之此君才識遠勝前人心事亦光明獨前條陳疏欲  
添一軍則冗費而有隱憂請旗牌則駭人而非國體弟  
故泥之不得廟堂所處當也賤體覺勝去年或不至如  
顧觀海而日為筆研所磨折自作之孽夫復何言

又

得尊兄七月內信具悉至意太夫人慈顏小違豫食飲亦差減而骨肉之變皆至即傍觀之人亦無不為之感額酸鼻者而況于兄乎第主上敬兄如師範體兄如父子況時事漸異譬之大海風濤中一二長年三老於理於勢可以去乎於情亦可以忽然去乎藉令得請扶侍以歸太夫人與兄觸目無非感傷計唯有迎徐氏賢寡妹入京相慰朝夕差為要耳亡弟既辱許惠言便足不

朽亡者亦瞑目地下潤筆之儀不敢破兄戒第令諸孤  
何以自安弟以讞審事迫倉皇就道念七日履任矣右  
目青尚未復光醫云可療任之而已脾氣頗調適肌膚  
向腴不因酬應第所覩機括如此議論如此意興索莫  
殆無復餘獻歲一俟楊陸二老引年後即陳情乞骸骨  
茲時唯兄切念之厥閭復召上之暉戀牢不可破竊度  
此人似尚有餘喘小才淺識亦未必能蕩天闢搖地軸  
數日內聞楊司馬將會九卿具䟽擊之而元老有書力

का-मुनि-सिंह

稀見吾州守及各縣令真荒年穀也上之改折停徵倒  
懸少解皆二相公迴天之力唯賑銀一事於常鎮及吳  
縣不可緩其餘州邑目前似未須此且行之稍不得法  
則皆入于黠吏姦胥大豪之手於單赤故不沾也若能  
苟留三分之二以助開河既不廢賑濟之實又可興明  
歲之利不知此說可行否趙司成之轉南秩宗與張司  
業之轉司成皆妙趙尤合機宜惟趙闕之不北與羅  
康洲之不起皆未塞物情耳趙心事襟宇皆更光霽品



格尤出諸公之上不敢蔽也兒子聞有歸省之說然選期不遠往來一番徒增費勞且歸里之人多咎不勝譽倘以請教止其歸可也

又

旬日前有到任謝恩之便小啟附候計已徹覽矣久不得北音不知太夫人食息如何尊兄況味如何弟初見兩臺臣敢排其長欲變成規新進小生詆訶鼎鉉以自為名青天白日恣舞魑魅盆池盍沼亦生風波既駭且

憤游興索莫決意乞歸但以履任未幾遽杜門請告跡涉輕率欲挨過殘歲俟楊陸二公引年之後即連章懇請不謂黃闕之疏前已噬及株累銓曹一槩目之欺

罔掇拾楊王口吻之餘附以刻深文致之語第考滿事後任自以薦起非闕調除且所歷乃侍郎陞任之俸非府尹調官之俸然尚用前例不敢自安於心咨請吏部吏部謂例內原有偶遭註誤無玷公評者不拘此例仍謬垂飾獎許之通理故赴部耳今以弟為欺罔而謂吏

部亦屬欺罔何也且以出處議弟則可以考滿紕弟則不可疏下之後楊太宰趙宗伯吾家廷尉湯考功及五六相知見過俱云陸五臺欲擢吏部不能守畫一之法而首舉弟不當考滿湯不當不赴部處處為人說之緣湯官尚輕故無及者陸與弟相厚不應至此蓋無心之失耳弟名實不孚毀譽爭重不去則禍未已故不能不一辯白因而乞休倘不見許則有再上而已失足一出悔吝百端真所謂六州四十二縣鐵不能鑄此錯也

又

太宰尚移書見勒及托陸臺老令止再疏蓋不欲弟之  
歸耳今世路狹促物情險熾若此不歸何待無論出處  
局面即以凡情言之兄視弟何部可移何年可滿日竦  
竦憂讒畏譏之不遑煦煦焉和色調舌以事言路羣少  
年之不暇且志興消沮面頸短縮縱有昌言直氣觸吻  
而止如此人者將焉用之今之小疏不敢傍及一人似  
若尋常套子而區區此衷無毫髮不真亦無毫髮貪戀

兄一垂憫商之元老得遽遂完骸骨大惠也若下銓部必當見尼蓋此公以在朝為佳事以強留為深愛故耳

又

前者乞休之疏計茲時已下如見憐而許之則歲除尚可抵家弟所以強出視事者蓋恐偃蹇高臥復為少年苛撻以為尸曠又慮不見聽則新春可杜門稱疾請歸庶為合宜耳今言路諸君賤老貴少喜躁厭恬日夜布耳目於南北以吹挾大臣之過而南中䟽逃尤是齒牙

間軟物中傷者若屠羊之在肆噤不能發一聲弟尚何  
顏可以在列何心可以供事耶耿司徒辨其身之不逞  
而乃為弟具勉留之疏雖其草之不獲上却刻於集中  
中間過情之譽必招人訾笑第弟生平待之覺鹵莽觀  
此轉益慚惶耳邇者亡姪士駟之變恐累尊懷倉卒僅  
達之辰玉念此兒孝友忠信溫文練事實以亡弟箕裘  
繼之不意一瘡狼狽至此行年三十而未有子幸婦孕  
已七月尚可希冀萬一然天意見摧之慘那可必也弟

成年哭亡姑亥年哭亡從弟子年哭亡女哭亡弟今年  
哭壻又哭猶子兩家之變故若此知兄必見憐恐亦不  
能不動傷虎色也

又

兵部官役及䟽吏回連得尊兄手教諭太夫人萬福闔  
門迪吉為慰弟素望不孚貽玷知己尊兄與大老曲垂  
慰留以全體面已為幸矣弟出山初念原以兩載為期  
昨自叨冒一轉此念逾切第以國恩知己不欲決裂擬

強顏視事至二月初旬而後引疾不意月朔以後毒發  
右脛其巨如股其楚如剗痰瘡遍體奇痒暴痛夜不成  
寢肌肉消削神氣索然以故不能待期懇上乞骸之章  
幸尊兄憐而捨之別具一草付騏兒萬一不得請即繼  
上也聞王御史條陳疏內有御史黃某論尚書王某不  
行而反遭其毒給事杜某論尚書耿某甫歸而外補繼  
之不知後說云何及有無指染但此事與弟毫無所涉  
御史自知當出故預點破耳然弟尚胡可戀戀腐鼠也



雖評事一疏當令此曹皆辟易雖切實似在海忠介上  
但不知居平清勁能如海否以造物之不竟酷正月四  
日亡姪駟得一遺腹子若得成長不幸中之幸也吾宗  
京兆賴兄力得一遷恐家居避歲或不能不一來所諭  
周毅軒議論初亦籍籍益出機戶之口不至躬為苞苴  
也韓守丁憂民失所怙恃難其代者一方民命所係兄  
幸留神渠考滿已久而父不得封甚可憫考選之說聞  
江西人傳之餘具賢子書中不敢贅

又

久不領大教此心懸懸自覩元旦起居注與恭讀勅諭  
羣臣知天子明聖逾於先朝而兄與二三大老忠誠之  
所感格不為淺也鯨張委頓若此伏莽之戎欲火當暫  
息矣而忿火轉盛如何計弟䟽到之日已奉處分不爾  
第二䟽萬乞與元老太宰一言拔之苦海歸國故園即  
死亦快右脛不痊瘡瘍數種徹夜不寐孑然一身形影  
相吊生人之趣盡矣一春陰雨非風即雪陶弘景愛惜

景光今匏繫空室春事道盡如何如何王御史忽發獠  
辭謂黃御史中弟之毒此人自知年例之及故欲強劫  
吏部耳今有四大老在內太宰在外弟若有毒焉能逃  
軒岐之舌乞歸之人必不與辨但無端張弟之伎倆與  
南九卿之威風且被毆之人而反責之保辜此則大可  
笑也

又

弟為瘡所苦者垂兩月至仲春之末旬通夕不交睫惡

食廢酒又三日勢忽大減而僧達觀者來與之談宵中  
灑然已而又惕然至明日得兒騏信又明日拜手教不  
覺起舞稱快連舉大白食亦頓盡二岳老兄拔我於熱  
沙而賜之甘露灑也生我父母知我鮑叔知言哉兩御  
史一遷一謫與弟了無涉然終是小有不安得歸則自  
快矣

又

弟自歸思鬱渟杜門三月以日為歲幸老兄曲體愚父

子不得已之情為元老計放之生還感刻無量弟騏兒  
信云䟽於初一日上又一信云初五日上邸報傳至十  
日尚未之見而南中諸僚紛紛乞歸恐遂成齟齬晝夜  
愁疑寢食俱廢今晨從張司農所得接報札便是枯苗  
霑雨老樹迴春籠鳥檻猿飛走有期何快如之弟小䟽  
既遲前辭恐難復用不知騏兒曾携請教否若得御批  
徑下可以無他付之部議與楊震老同覆新太宰恐不  
無軒輊之疑須老兄力主持耳太夫人聞上已發舟辰

王侍行後延期十日而復不成發雖黃宗伯之去未必當而留邸之策未為失也鯨張得罪降謫即免南徙財盡技窮度無復振理國家大氣數料不在此豎一身徒使思變之人愆火愈火倏起倏滅耳韓守之遺愛弟從衆情許為作去思記兄亦宜有言以慰其三載之勞勩可也去役急不能復為辰玉作書計辭亦盡此矣

又

自三月朔得尊兄手教知歸計有緒食飲驟進瘡瘍亦

痊又二十日而信復杳然方愁坐一室尋復得兄教則  
歸已成矣眉頭稍伸至二十五日得邸報晨傳蒙恩許  
回籍調理且示不終棄之意此皆吾兄見憐言之元老  
特賜主持苟成一小結局不至狼狽蓋兄之於弟無往  
非生成造就而先君子昔日之卹與弟今日之歸尤所  
鏤心刺骨而不泯泯者也弟之始出自計不能過一載  
今二載餘矣已過期矣佛經有云順逆皆方便何物兩  
侍御亦能佐我歸思要之亦善知識也在檻之猿絀籠

之鳥恨不能即時奮飛次晨即發之栖霞小憩陸五臺  
諸公多追送者然出處之況邈若河山有達觀比丘相  
為砥礪生死關甚苦弟始甚嚮之既而自笑才脫一縛  
又就一縛且權放下以俟他日此比丘不敢便謂透悟  
於見見解中却甚精確而行亦專至與蓮池比丘江南  
兩龍象也近屬家幹於弇園叢篠間築一靜室頗遠塵  
囂歸後杜門息交且圖安樂唯三兒子累遣儉歲公私  
逋負叢積亡弟集已完欲於後卷刻兄誌銘幸即留神



先君子神道碑亦望從史元老蓋礱石以待久矣時事不敢與聞唯願益宏茹納少秘鋒穎鯨璫之不振宗社之福也聖體近何如威刑得小寬否猷畝一念尚有耿耿者兄得無笑其為杞人否丹陽道中遇騏兒平頭奴北上聊此附候并布區區不宣

又

前有書附陳謝悃計已達記室矣歸抵家園泉石如故花竹日新杜門却掃與禽魚相流連間呼賢叔及二三

老友杯酒相慰兒子輩佐以談諧一切世態不挂眼先  
右軍云卒當以樂死殆非虛言所苦瘡瘍已脫脾氣久  
調肌體稍腴兒子嚮言過衰似欲得尊兄憐決歸計耳  
中夜魂夢亦清適間念及仙師偈誨竦然汗洽前路雖  
迫亦是細事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為憂耳前後接兄  
兩札後意正同且欲弟齋戒啓求上真指迷嗟乎我曹  
行徑若此豈肯便垂憐憫雖然弟亦不敢不勉兄云有  
密揭上上即為感動而用鄒爾瞻聖明推肺腑之愛若

此豈便舍兄兄亦何忍遽舍也前者抵報有旨急推林  
下見任補太宰王司馬何以首推又何以不用耶得非  
上意別有所屬與外議交左耶石東明之入計府固為  
曾處闕不知其於握算何如終是一長者大江南北處  
處執二麥之收似可倍常將來更得秋成兒輩亦可覓  
生活恃者歲耳不在大司農也記得往年曾與尊兄談  
及張助甫蓋惜其有保障之材而非敢保其為無瑕之  
璧也兄以夏州之績而知之陳給事自以其才而薦之

弟何嘗私一張助甫哉使以是波及弟弟亦無所不受若兩御史者為弟佐歸計固善知識也我文殊大士有云順逆皆方便何敢尤之錢進士謁選便附此此子溫然如玉與布素不異謙冲儉約一介不苟諸郎君無不檢束者而此更褒然倘選當邑令幸以北方善地處之承欲為兒子處有使事一職計茲時已定曾夢鄉宅大水漲溢甚可觀或可望都水也弟初仕作刀筆吏浮沉四十四年叨廁八座而不免以刀筆吏終故自有命哉

林下一叟作天上貴人書而蟬緩不休已矣當為猿鶴  
所笑

又

朱壻回接手教及見請假之疏與慰賚之命知道體違  
和詢之朱壻云所感不甚劇但元氣小弱煩熱見凌耳  
私心摇摇如懸旌而不能馳一介以承消息昨接六月  
初九日書知已全平且具傳邇來時事之詳鴟翼小斂  
獠口亦戢而廟廊雅意欲漸收林下諸賢此是第一要

務審近復舉一孫不勝喜慰呼兒曹酌酒相慶蓋不唯  
盛德之後麟趾振振而次公之烝嘗永有托矣秋風蓊  
蘆之思兄何嘗有一刻忘乘新涼喚艤舫奉太夫人歸  
錦里選東南珍腴以佐匕箸即王樂奚過第如所教聖  
上之眷知如此豈得便遂高尚兄亦何忍負之目下雨  
暘頗時農懼滿耳雖米價尚騰而秋事可望第聞邛徕  
以北二麥無顆粒收禾黍今得雨否主上前月再臨朝  
云慈寧強之然亦兄抗疏力也第誓御之流譴有耳所

不忍聞者蜂蠱有毒卒生不虞奈何杞人漆婦尚不能  
忘憂何況二三元老把舵者宜兄之必欲去而又不可  
言去也李使君離鎮道中一物不將去行李三肩蒼頭  
二人即時苗胡威之清不是過也中丞賢否冊造完久  
而不即行畢竟欠穩安韓守絕矣新大夫能繼之別駕  
以下皆奉職州民之福也弟嚮傳喻生訣三日氣來效  
甚切而信周流一身真似能宣鬱導和者然過兩月歸  
腦後漸微漸緩行之漸無味矣不知本伎倆固止此耶

抑持之不堅耶三日內亦未易功欲不息念欲不雜久而不至則病矣弟年來少病整似得斷慾力然右目昏眇牙齒墮盡目前六七十老人大有勝弟者蓋先天之授本薄少年琢之故自不易收也初歸畏暑尚未出理事唯親知強欲闢入不能不一見之然送迎不敢出內闥入冬不免料理焚黃一謝官長報親故通吊慰過此復杜門矣

又



前月使者便附信去是時弟方惡食斷飲粥不盡一器  
中腕氣微騰上遂止消息甚不佳幸其不增盛醫至審  
為痰火非膈噎也服藥頗效今氣不騰上矣粥盡一器  
更進半矣膚色亦稍潤矣行年六十有五於人間之事  
粗備寧復別有挂戀桑榆之蔭能復幾何即使此症不  
成它症亦可上道更何足言所恨長負先師臨化之望  
難追暴棄之愆冀於痊可更自蕩滌精進耳兄之必欲  
求歸恐亦茲意然上方寄以昭塞之重待以元輔之禮

梅賾惟幄其相倚仗若一身寧忍便捨况邊事孔棘廟  
筭未定大臣之誼固如是耶西寇本小弱聞借兵順義  
然其精騎不能滿萬而汎掃我師若湯澆雪其輕我甚  
矣昨見用鄭司馬為經畧而先宣大多予之金帛而不  
言用兵唯切責順義絕其貢市蓋謂鄭能得順義肺腑  
之心而用賂使之掣兵以歸明旨切責欲以張中國之  
威而攝順義之膽可謂苦心之極若此伎倆苟窮何以  
作第二策弟老病旦夕待盡之人猶自皇皇凡能置之

度外耶故鄉雨暘調暢吳縣小有班駁餘俱大熟米價  
頓減花收不貲小民菜色既迴中人俯仰無累弟亦粗  
可責三兒供養矣撫臺恩威並行廉靖不擾真師帥父  
母也兵道州守尚未抵任鄉井亦無它堅吾亦頗振作  
騏兒倘以弟病乞歸幸止之已向安無慮也手瘡不能  
作措勿訝代筆不次

又

得尊兄十月書知念存之切且詳近事弟不謂一疾狼

狽至此攻補兩難醫藥罔效日嗽三盈薄糜痰氣時壅  
僅存皮骨氣息而已弟已委順待盡兒曹強欲活之延  
一坐功者恐亦付之無益追惟先師化後之旨知其不  
永及領甲申之偈事在隔生而乃自暴自棄於一切應  
酬奔走筆研酒食之累不能裁節有渝師盟慙負天地  
此心如螫然不敢一念相負所懇吾兄異日歸侍師真  
千萬莫忘提攜冥冥之中不至墮落哀懇天下事尚  
可為邊警雖急亦宜從容圖之但把舵之人自吾兄外

僅一瑤老然亦在危疑之際兄更看何人可以備緩急  
否建儲諸䟽天怒異常而發之鄭氏又增一番疑畏兄  
昨書所謂大艱苦者此也騏兒粗能自立惟兩小者志  
業未成不能不累指教耳雖然搏沙眷屬有何沾戀太  
夫人萬福無疆辰玉天下之寶自愛自愛

弇州續稿卷一百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申相公

具啓後復拜教示竊觀邇來好事少年各有所主爭為排擊以博名高而徼異日之利乃至風紀之長言路之

首反為庶僚之所跽籍雖似有以自取然國體壞且盡矣賴相公與二三大老以正論持之而以寬心假之強喙少息每讀明旨及銓部之覆未嘗不擊節歎服也雒生忠直非聖度之宏與相公之調解已齏粉矣承示南中喜事妄言者略處一二而其黨魁以黃生之遷用為下走累下走旦夕去國且有相公洞照不與之辯也傳聞元旦召對且見二皇子想冊立有機若召璫之舊說深入恐未便豁然相公亦宜從容相機而動幸毋激也



病語漫浪伏祈亮原

申許王三相公

謹啓下走以樗櫟凡才斗筭小器久廢巖穴分甘沈淪  
往歲先人既荷昭曠之典除書旋下於分於情俱無可  
辭強顏一出叨忝非分致憎白簡主上既憫其非辜又  
強之供事雖懷憂讒畏譏之念猶深感恩狗知之私不  
敢不勉策駑蹇追隨班列而自獻歲以來為造物者所  
懲右脛毒滋一足如劓瘡痛徧體呻吟累旬食飲減少

胃鼎瘡結肌肉枯削精神恍忽昔人所謂鐘鳴漏盡而夜  
行不休真僂民也陳情乞骸之疏萬萬不得已誠知上  
負國恩下負知己耿耿之懷期之銜結蒙許為先人不  
朽敬奉以歸及其未瞑刻之墓道以惠子孫為賜大矣  
下情無任哀懇迫切之至

楊二山太宰

謹啓下走以跼弛不才名實乖盭見憎白簡貼累銓府  
賴我翁明目張膽再塵大疏辯其非辜乃至乞休之章

過垂飭獎曲為挽留下走非不欲勉修職業以上報國  
恩下酬知己而蒲柳之質已過秋零枯朽之株無復春  
望月朔以來疽毒發於右脰痕痛徧於全體寢息都廢  
粥食衰減只今呻吟展轉苦不可言為此冒昧陳情懇  
上乞骸之疏幸賜垂憫於苦海熱沙中作甘露灑下走  
生死無非銜結邇來每誦邸報凡我翁所覆掇擊䟽辭  
語語存國體依國是而亦不欲傷少年敢言之氣廟斷  
徃徃如之可謂中心無為以守至正矣而被言者亦時

有以自取昔人有云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惟翁  
為天下強留作中流砥柱去國之人不當復以此言進  
唯宗社蒼生一念有不容已耳雖廷評疏可謂一滴師  
子乳化百斛乳為水而主上乃優容之足徵聖度之宏  
唯冊立更行海內之望懸矣某御史之遷下走豈敢預  
聞而某御史乃以為言蓋欲避將來之年例而肆口以  
箝人亦何敢辯第物情險巇若是焉敢復戀一官以貽  
清朝之玷哉所喻佛書春和當即刷上不次

姜大宗伯

前得大教以先宗伯公神道碑見委茲得承手書賜督  
方杜門請告勉爾應命不知可災石否承示譜傳不詳  
孫枝而志辭又前作者今益繩繩矣故不敢備書不然  
另刻銘後可也見邇來邸報否國體損盡廟廊調劑技  
窮不得不撰勅諭耳唯雒生一疏見聖度之宏且海內  
尚有人三月歸棹當逕造玄亭請教也不一

耿司徒

昨臺役歸拜手教知未還故邑暫憩郡城且仍有卜築金陵之意此殆造物者欲得高賢臨賁為舊都生色耶貞於歲邸再疏乞休不允入新正之四日足疾身瘍不愈復上疏引疾乞休復不允然廟廊諸公業憫而欲放之於三月朔疏四上矣計旦夕當得請也黃侍御之外遷於貞了無干涉王侍御乃引以見咎王之謫得非又受僕中耶此等事三尺童子亦能明之且貞有一歸而已何所庸辨邇來覺得心體打疊稍乾淨過境不至擾

擾亦漸灑落第恐是暫時歧路耳翁擬上書留我且為  
我白心跡感恩知已要俱有之然不若下圭七甘露濯  
我胸臆也邇來朋黨聚訟朝堂幾遂鼎沸幸上聖明元  
旦宣戒諭一勅稍爾帖息然而其意尚未已也第輦上  
君子要須於泰之九二體貼爰辭一字不放過彼亦何  
能為之有適翁門生寧國梅台祚摳衣之便敢布其私  
惟賜裁教為懇

潘時良

久不奉教邇來台履萬福玄圭告成紫誥重頒忠臣孝  
子之報蓋兩兼之矣知已上引年之疏當此之時主上  
倚鄴侯如左右手寧忍相舍第胼胝極矣返之入坐以  
論道兼作行差可而尚忍勞以甄子之役耶貞於國家  
直眉毛耳垂盡之身尚縻人齒牙而廟堂必欲留之以  
苟存體面貞雖不才寧能恣恣飽金陵米耶業已三上  
書不得請唯有再上耳邇日奉牘紛紛若聚訟揆席清  
嚴不減閭門市喧非主上寬仁諸老調劑幾至於不可



解矣然丘壑之與許直少年相結未嘗一日而忘快意而太原不能不樹口吻其怨愈深毋怪乎牛李洛蜀之為忤也翁以為何似賢郎孝廉在溧陽威德甚著去後吏民謳思如出一口彼狡者業自敗夫何傷於日月比見諸老寂無所聞不欲更起疑端姑置勿論可也盛族有註誤前事者偽作孝廉書求解不敢答其事亦不必追結也兒婦北行得尊舟津送感深刻骨然鄙意尚謂騏兒之南補勝其婦之北上病瘡不任手書憤憤不悉

仰祈炤存

王言卿方伯

屈指奉違大雅多歷年載門下既壯而貞則已過老矣  
緬惟清貞之操開敏之才敷歷中外所至聲猷卓然以  
資以望計無能相踰者比來歲與民妬處處無一樂土  
艱巨之托當在早晚勞來旋定必有大設施以慰羣望  
貞自丙子歸里閉關十二年而謬被物色執節不固強  
顏苟出尤悔隨之今月乞休之疏聞已有見許消息即

買舟江口為歸。弁計矣。昨秋以奏績歸里。一哭亡弟。因念門下岐山三鳳。鍛其少羽。與魏氏之失懋權同。太原相公之喪學憲。君亦僕里中相望者。世界缺陷。大都不能圓滿。良可歎也。太史公比當益清勝。信使邇來教。貺過渥。啓臧。若覲拜。賜增醖。聊此附謝。并有薄脩。以布區區。統祈鑒亮。

張給事

僕以衰病乞休。杜門待命。亦心計公當治裝而北。旦夕

且至京口方欲走一介通咫尺之書而使者固先之矣  
字字肺腑語語金石惜僕鄙陋不足以承下風第偶有  
所見不敢隱大抵今日在廟堂自謂一公論於庶僚亦  
自謂一公論而不能相用高者發意氣卑者依勢要居  
山林者欲出而不能遂則成憤激據旃屨者畏其出而  
苦抑之則成排擠當局者迷真識臨岐者背初心閃倏  
千變莫可控揣執事但中立不倚徐而察之得其所由  
所安然後鳴之白簡著為赤幟不然且勿輕動也僕為

故人所誤苟出然自分不過一歲間而已不謂荏苒遂至二載尤悔百端決意乞骸了不以萋菲為恨也季春朔之䟽聞輦上君子憐而許之旦夕可問故園矣承示六編足徵清河文獻之盛與賢橋梓金玉至心僕得托名不朽何幸如之歸日多暇當勉爾塞白外薄物將意非敢言贐伏祈照亮

鄒孚如

昨者上事人回接手教及致三䟽草有味乎言之也首

疏初見宰相公同九卿上之忤旨而不悉之以為剴切淵粹老臣忠君愛國至意天真流溢蓋疑其草者而不可得得之足下了然矣第二疏於事體極明哲審爾僕所叨恩典或可無他不知曾具題否若後疏則詳而不雜直而不肆其始若逆耳而終則當悅心賈陸之材略衡向之經術不是過矣雒生封事莽激伉似勝公大雅則不及也邇來後生意氣樹黨排擊紛紛不已今得無為虞芮之交餒乎雒生乳一滴散百斛乳矣公可且舍

章侯時作選郎斥陟賢否一番勝十疏之上而不用也  
僕決歸矣不歸斷無出視事理當取公大集細効丹鉛  
焉而後有以復也僕與兒子書絕無小人之忌而君子  
之疑語公或誤聞之乎疏下考功千萬相勞一決拔僕  
於炎海也不一

喻邦相

僕以仲秋之杪抵留都任更二日而元孚以急足來致  
公所示詩大駭不知所謂蓋偶未見公拂衣之報也次

日俞駕部來謁叩之云舟已發矣又次日而從元孚所得信云尚未發也亟歸燈下作數行使吏馳之舟所則發矣雲雨虛無縹緲倏忽使人恍然若失又爽然稱快也神龍不可鞭御麟鳳詎能羈致真男子哉歸侍太公二簋之奉怡怡如也出而眺匡山頻彭蠡一衿裾間物耳僕守志不堅為人所誤苟出應世見譏白簡雖荷聖明昭雪然破甑在地寧堪收補所以累疏懇辭邇似蒙見憐已買一舟江口相待矣視公雖落第二義然塵土



幸未深或不至為猿鶴憎也有周山人道在者能詩善  
談笑意欲謁公於豫章貪與公相聞以數行付之俟作  
弁園歸人細和佳章奉贈也方餌藥不一

張冬官

僕自暫歸休沐冒餘暑履金陵任僅一月中流言杜門  
乞休兩閱月始出出不能旬日即聞猶子之變入春三  
日又復以病請告今尚在醫藥間忽忽無好懷抱以故  
於生平故人都不能具竿赤初從邸報得大䟽心竊疑

之豈其有霜露之恙耶既而知其無恙也乃曹子念極道公杖履游從之樂不減東山且時時見謝公捉鼻語令人神思爽然僕真小草矣今者似不遠之復旦夕得請即老不能追隨跼蹐於少年場一觴一咏步武當不遠也子念又言公有遷葬之舉且為令先叔備極情文自是厚德高誼非僕可贊教翰雅貺專使遠存毋乃破公不作洛中書例耶國是紛紛尚在迷局固不敢出僕口亦不當入公耳聊發一慨而已薄侑附械伏惟鑒納

宗良君侯

柳陳父來得老兄箋教如奉顏色比想道履佳勝宗正  
約東漸寬匡山彭蠡之間不妨輕刀籃筍當盡吐胃中  
之奇以示不刊僕老矣齒落已盡右目漸昏忽忽筆硯  
所見窘幾無復生趣況以簿書酬應雜之所得幾何而  
擲此桑榆之日以故決意上書乞骸只在旦夕矣昨秋  
歸哭亡者屈指生平交知稱兄者于鱗德甫子與子相  
公實稱弟者肖甫及吾家阿敬今僅明卿伯玉及僕無

恙耳洪都朱邸三僞已失貞吉兄與用晦白頭昆弟也  
如聞尚有參差私所不解名者外至之物何容置我方  
寸耶昨有一僧號達觀者與之談覺得一切都放下唯  
於迴向處尚嬾散此味不敢獨享敢以薦兄末一一

傳金吾養心

僕生燥髮而習聞公侯世家列傳慨然念傳賴公之功  
大而報微也既登朝則再上書一報聞一議而竢後命  
然不知公之後絕與否也今者得執事書世系志乃知

執事之曾王父後於季公者季雖後於公友仁而實賴公之子也以賴公之功與傳之多明德執事又賢而好文能無忘其先而蔡子故人也又為之介紹以請則何敢辭恨荒落不文無以報塞至意耳得蔡子古文數十篇道勁峻潔僕之畏友也執事高齋中可謂得人矣玉帶非病骨所勝且僕例不曾受人潤筆謹領二幣以見來雅本草發明甚有條理執事刻之其仁遠矣謝謝書刻脩械不一

王都閫

移疾杜門兩月與春色相負得故人一信盎然自愉況  
乃重之以珍味乎後信乳柑尤佳絕今年溫郡無運艘  
王大叅失約龍博士遷劉將軍死分絕此味久矣剥之  
則香霧藹然咀之而甘露溢齒便若與王會稽相對也  
僕乞休移疾凡四疏矣今晨似有生還消息想所欲聞  
者有貴司公牘小遲已托之府大帥矣手瘡草草不一

王松屏

當不孝兄弟伏闕時辱先宮保公盼睐如骨肉又辱為  
先尚書作傳蓋時時在心腑矣而山川阻脩鱗羽闊焉  
亦嘗再奉候書而不蒙報豈令先公保嗇天和於一切  
竿尺皆謝絕耶將無所托之人皆殷洪喬也每從蜀中  
士大夫竊聞起居皆云朱顏宣髮氣充而神王若有得  
於玄素之秘者彭佺所不足道也邇覩邸報則已游帝  
廷矣天不慙遺指南何托第上厪聖衷於太宰宗伯太  
常司空之所職司咸舉焉而宮保公灼然中興一代名

臣孰得而擬之貞衰病強出處非其據已杜門三請告  
矣適貴邑之舊吏來告別倉卒中不能具一些而僅以  
不腆之鄰帛往道遠而其人未可信不敢從腆唯長者  
亮而存焉以宮保公之高朗令終顯融昭明老文可稍  
抑性以為天下計矣餘不能多及

沈箕仲大叅

昨春承使者專訊草草裁報計徹記室久矣執事行部  
多在匡山彭蠡間涵貯方寸發為文辭與斗文爭雄勝



何快如之前得賢叔氏書叙病狀使人酸鼻旋聞已勿藥甬東江閣有海王之輸杯酒嘯歌膝下幼子稚息娟娟如玉何必嘖嘖侯門博冷酒炙耶僕老矣雖忝列常伯而實無深知者亦無以自見虎欲噬人不避豪賢勢殊可畏以故前後乞休凡四疏聞輦上君子憐之旦夕可覓萼鱸鄉矣朱虞對學憲凡三四寄問而不值遣信者且涉嫌疑不能作報煩為一致聲喻邦相真男子也干旄亦時過從否不可失之適周山人道在便附此不

悉

倪仁甫

僕至都門憩觀音閣諸故曹長皆會而獨不見執事怪之則知以內艱歸矣為執事分哀則不能欲有所效生芻之敬則無繇方在惻惻間而使者至矣出所致教辭讀之泣然涕涔涔也執事通家故人也為先慈以不朽請僕雖困筆硯寧忍以不文辭既得卒業大狀草則執事之文鉅麗極矣中間揮表淑德及尊公與賢昆季之

令行嘉禎所不敢廢若賢昆季交游之盛無關內則者  
竊有所汰矣尊公在法不當稱太稱太不無觸忌也子  
女嫁娶之詳或刻於銘左或執事增入之亦不妨厚幣  
所不敢辭却有不敢不腆之敬惟登之几筵是懇

張伯起

昨過吳門急欲歸哭逝者不能叩求志園精廬為恨歸  
病脾已病右目稍起即為鄉人腰項所困忽忽不知作  
何狀念抑之太宰逝矣典刑漸淪知己道盡僕小於此

公十年而長於亡弟亦十年昨哭吾弟今又哭抑之中  
間何以自存能不悲怖唯吾兄與僕齒在雁行庶足相  
依共此桑榆之日第望箕顙高踪當息心而却雖然中  
秋後必強一相見獻歲入春不妨共斜川之綸也不一

張幼于

前冗次草草作報計已徹記室矣抵家僅月餘病與人  
事各得半而又有上冢及弔海邑潘氏之喪間之忽忽  
又將治裝矣衰與懶會意殊不欲出而又不能不暫出

崦嵫之日能復幾何而輕以道路擲之且念抑之太宰  
奄逝使人神沮此公名位祿壽殆無可憾所惜者典刑  
漸淪知己垂盡耳姜宗伯得請且復加白香山分司之  
秩足下亦一候之否茲遣信相聞為中秋後期念劬丈  
煩致聲亦於彼時當領教也不一

王百谷

金陵旅中每辱足下書至滿一小篋而來謁者以足下  
為筌蹄不索報徑去故不能盡酬僕醜顏小草報政至

淮而返過吳門不入急欲歸哭亡者到家僅月餘上冢  
及弔上海潘氏喪忽忽復將治裝矣計中秋後兩日可  
專造半偈齋賀老蚌生珠尚可補湯餅之會毋愛子抱  
知當不靳也謀野集盛行市肆間紙為貴而不以見惠  
者將無不欲不佞尺牘小進耶唯念之

答張元春

京師逐客如蠅襲腥散而復聚留京客則蚊子嗜鐵牛  
無血可飽亦無驅者足下何所懲而不來或慮瘧病君

子所以中沮耳僕考滿一事似小有齟齬俟回咨報許  
乃可成行三千里酷暑長途甚怯不擬以身試之足下  
乃遣人一看即得何自損嫂機杼中物乎又不忍拂足  
下意聊受而以他物將酬幸勿怪僕今春頗能食飲氣  
體亦稍腴然桑榆之照能復有幾任之而已

李允達

前者辱長箋數百千言新詩古近體種種皆極輸寫爾  
時為都試諸生所困重以友于之戚忽忽無復生趣不

知所裁報僅得一詩塞白亦不解作何語不謂足下之  
愛而忘其醜若此也縑衣之好陟岡之思蓋無處不是  
亦無念不篤至於後所示一箋八律蔑以加矣顧僕何  
人而敢當此念金華古多靈仙異人獨於文章未數數  
明興若宋承旨王待制之流可謂博雅君子至於返古  
探始尚未之敢許也不圖邇來超識有如胡元瑞者元  
瑞之外乃復覩足下足下於元瑞所著詩藪尚疑其進  
信陽而退歷下緣元瑞從信陽入門此一瓣香不得不



**ה'תשנ"א**

上書乞骸三山秀色恐不能遲子之駕如何雅貺拜嘉  
并有薄侑不一

吳國賢

遠承手教雅貺深感至意獨啓事太用世法非生平故  
人施之於同調同志者後勿復爾也辱委為二孺人同  
表墓古似無之念兄伉儷之篤聊爾命筆弟來狀甚古  
而僕表則今恐不相當且未足災石耳彊識略竒書也  
梓之必傳弟不可不加詳覈兄出當以何月謁選此地

赤邑倘借重為金陵生色何如僕已乞歸冀得請矣餘  
有別布不悉

答徐孟孺

別後時時在懷僕不能自慎以來憎口第吏部職掌有  
被劾調用官員以調官到任之日論俸不得併前一槩  
通理但僕原係薦起非由調除侍郎非改調之官未嘗  
一日支調官之俸質之銓部銓部却引十三年奏奉欽  
依有偶遭呈誤無玷公評仍准通理許而後成行彼此

俱無欺冒也此御史者不知而妄言之欲駁無玷二字  
遂加苛飾今者部覆甚詳明旨甚確僕雖有辯辭一疏  
或多不允第僕素薄宦情出非得已且物忌多取人貴  
知足已決意乞骸必得請而後已兄但識之來春二三  
月可訪我於弇州書室也人情士風敗壞已極一見舊  
閣復用綠林之戎礪刃以待山人鳴冤兄見之否太原  
公能不立髮也承專使手書見念之情真踰骨肉感甚  
感甚餘不次

華孟達

邇從除目中得足下補官報不勝慰情既作選人非久  
無虞挂玉而浙又天下首藩幕府多暇輕刀籃筍從容  
於吳山西湖之間一切烟霞泉石諸勝都歸錦囊中矣  
得手教知以茲月中旬履任兼辱清貺恍如親承顏色  
僕已四上乞骸疏矣頗聞廟堂見憐有相許意五湖長  
印復當見歸想足下亦為我稱快也所需吳方伯書謹  
如命此公憐才且復具眼見足下自當下榻把臂豈假

鄙言而重耶王都閭亦為作一書其人亦佳士也與往還殊足慰寂寞仲達兄幸致聲薄侑不一

張叔琦

僕自戊子夏得吾亡弟耗已又得尊先公厭世耗悲隕之後顧影忽忽若不知有此身者唯欲效一言以自托於不朽則後死之責耿耿一念無已業為亡弟狀其行矣仲春初使者萬里來得手教及劉玄子比部所草尊先公行狀而以地下之石見擬也不佞即不敢不辭然

何忍辭適會上書杜門引疾乞骸得少餘日次第成此  
僕生平覩李于鱗之孤峻絕俗尊先公之恢廓并包以  
為世無能鼎足者若徐子與汪伯玉差近先尊公姑未  
論其文其材用似不及也先尊公之功業偉矣志語不  
當及吾曹倡酬諧謔細事然尊先公精神所注故不能  
去之今廟堂之不右文士久矣去之操觚少年將以我  
為傳比也陸太宰每語至易名輒為扼腕欲言之主爵  
僕獨謂於茲時即得必不暢人意日久論定誰能小軒

輕哉所寄尊先公遺留物無論潤筆是尊先公手澤受之不可却之不可其晉公重耳出亡圖北宋名家也行筆極精密細勁而拂拂有生氣正何必李伯時第考重耳出亡幾三十事而今僅十幀可考者七事而已以此不能為完璧今置之案頭朝夕展翫令人思尊先公也古銅香盤留供世尊前若玉帶蟒袍值過重耳非老病尚書所可望御者却附使者返之薄薌幣修几筵之敬不一



之死賊與妻妾之報公可以知公之為人矣天不殄其  
後豈不宜哉銘曰

雲雷遶屯宇區分篤生真人鎮乾坤騎龍鞭霆下天門  
前翼後衛瀚若雲誰其最雄花將軍力驅智駕敵萬人  
蹂轢羣盜猶麕麕大刀長戟屬橐鞬左麾右刺流電奔  
緋衣緇弁貌虎屯駐馬飲江江水渾吳越之域殺氣昏  
手挽天河洗妖氛軍聲隆隆然若雷震遭者膽落兩足蹲  
元戎開府大江濱腰佩兵符威令尊控制上游為國藩

偽漢恃力不圖存建旗揚帆事征鼓艤艫蔽江躡鉤援  
槌牛享士士氣伸馳馬督戰寧顧身賊焰熾若烈火焚  
大戰三日勢愈殷單騎赴之齒齧齧怒髮上衝氣如烟  
叶汝賊兇頑夫與豚願醢汝肉一口吞賊慙耳塞不忍

聞至死不屈酬國恩飄然乘雲叩帝閭請為厲鬼扼賊  
元賊當殛死洗厥冤天子下詔褒忠勲東丘建侯賁九  
原孤兒保育寵便蕃不墜宗祀天所救生為烈士死明  
神神靈在天光燁燁嗟爾來觀萬子孫繼忠思孝慎勿

設弗信請考太史文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

公新墓碑銘

嗚呼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公  
享年七十以洪武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卒于和州舍

山縣之寓舍其年二月十五日權厝於舍山某年月日

始還葬金溪白馬鄉高橋之原其子於

於塞反

深懼公之

功行世系不昭白于天下晝夜兢惕自為狀二萬言來

謁新墓之銘濂守官無暇久未克論謨春正月蒙恩致政東歸私念公相知特深在前朝時欲引薦入史館及今待罪禁林實與公為同僚相得甚驩於是評鴈羣行而勒文于碑其文曰公諱素字大傑姓危氏危本姬姓周武王庶子某生而手中有文曰山因賜姓危氏封於新其後居光州晉永嘉中建州刺史京遷建昌之南城唐黃巢之亂全諷與其弟仔倡赤手起兵擒巢黨柳彥章于象牙潭擢撫州刺史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大